

# 我的小姐姐们

□司马小萌

采访一下你——  
如果有人突然在微信上  
留言：“昨晚做梦，居然梦到你  
了……”是啥感觉？  
也许微微一笑？也  
许保持矜持？而我，一个  
“感性多于理性”的  
多情种子，就会情  
不自禁地“血脉贲  
张”。诸位，能  
进到别人梦里的，  
那关系，可  
不是一般二  
般。

留言  
的是  
江 苏

淮安小姐姐刘娟。她动情地  
说：“想你了。”我热情地答：“想  
你了。”然而，现在新一轮疫情  
已经开始，全球形势更加严峻，  
咱们这些“自觉分子”要响应国  
家号召，能不外出就不外出。  
互道珍重吧，相信后会有期。

初识刘娟是六年前我第  
一次去淮安。淮海晚报总编辑  
张林派文化部主任刘娟陪我。  
刘娟早早联系好一个著名景  
点，这里是来淮安旅游必定要  
去的。没料到那天特别的热，  
又赶上我身体有些不适，不管  
刘娟如何邀请，俺死活不进去  
参观，就像三岁倔孩那样赖  
皮。没办法，她只好陪我坐在  
景区外大树下“天南地北”“东  
拉西扯”。竟然，十分投缘；竟  
然，相当合拍。一聊定乾坤，聊  
出了我俩日后的友情。

后来刘娟和先生到北京  
办事，她一定要先生认识我。  
先生稳重、聪颖、大方，  
是淮安市委宣传部一员  
干将。竟然，十分投缘；  
竟然，相当合拍。一  
聊定乾坤，聊出了  
我们仨永久的友  
情。

以后几  
年，我先  
后三次到  
淮安参加  
活动，每

一次，小两口都会找机会来见  
我，拍张合影留作纪念。

刘娟文采出众。偶尔见  
她在微信上点评我的文字水  
平，字字中肯，句句走心，以至  
于我不得不把她的评语收录  
到自己的散文中。

写到这，再提一个人，淮  
海晚报原副总编周熔熔。三  
年前，一次淮安活动结束、苏  
州活动即将开始，中间有几天  
空当。想到中途回京一趟劳  
民伤财，我决定在淮安多待两  
天。当得知，当地盱眙天文台  
的天文望远镜是亚洲最大的，  
勾起我强烈的“窥欲”。我一  
而再再而三强调：“此生最大  
愿望，就是从天文望远镜中看  
星空。”为了我这个“此生最大  
愿望”，熔熔陪我等人到了盱  
眙。就在这里，我学会了“掼  
蛋”，一项起源于淮安、国家体  
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推  
荐的扑克牌智力游戏。你猜  
对了，师傅就是熔熔，一个文  
质彬彬的美女。

这里且不谈星空看没看  
到；当地火遍全国的小龙虾，  
俺也没兴趣吃，只是“掼蛋”  
从此走进我的生活。我带到北  
京，带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  
努力科普，尽力推广。和我同  
时学“掼蛋”的还有两位好友：  
沈阳刘生生和开封赵杰，后来  
刘生生把“掼蛋”带到沈阳，发  
展了一群积极分子。而赵杰，  
只要一提“掼蛋”，就像打了鸡  
血般亢奋。星火燎原。

不过，当我去年秋天再次  
来淮安、并与熔熔“同场竞  
技”，我惊讶地发现，熔熔的牌  
技不行了。以至于我敢无耻  
地“大言不惭”：“现在，恐怕俺  
成师傅了！”

熔熔羞答答地说：“久不  
玩，不会了。”然后嬉皮笑脸地  
喊我一声“师傅！”

不过，师傅永远是师傅。  
这个我懂。

又想起一个人。襄阳晚  
报牛莉萍，一个热情爽快的湖  
北丫头，我们在活动中相识。  
后来某一天，在我家小区外的  
餐馆，她带来报社三个哥们，  
一起商谈组织襄阳采风事宜。  
活动后来办得很成功，那  
三个哥们也成了我的“嫡  
系”。而莉萍，无须说，更是  
“嫡系”中的“嫡系”。那次活  
动赶上大雨，她看我的旅游鞋  
打滑，日后悄悄寄了双防滑鞋  
给我。不知鞋号大小，留下  
话：“不行再换。”后来另一次  
活动，她又送来一双防滑鞋，  
说：“这个季节正穿。多散步  
哦，我要你一直都健健康康  
的。”推辞不得，感动不已！莉  
萍送鞋的直接后果是：每次雨  
后外出，我都格外小心，以防  
跌倒产生“罪恶感”。

2020年初，新冠疫情让无  
辜的武汉人民、湖北人民首当  
其冲付出了沉重代价。生活  
按下了暂停键。在襄阳，莉萍  
那位患有慢性病的母亲，也受  
到不小影响。

年年底，疫情过去，我  
们组织了第二次襄阳采风。  
就在活动结束前一天，在即将  
开动的汽车上，匆匆赶来的莉  
萍抱住了我。她小声说，要为  
去世的妈妈“百日祭”，不能送  
大家了。她边说边哭，我也  
“泪眼婆娑”。大家以为她是  
舍不得我。其实我明白，她，  
她们，他们，伟大的武汉人民，  
伟大的湖北人民，伟大的中国  
人民，这一年有多么不易。我  
们用血肉之躯为全球挡子弹，  
顽强地向世界宣告人类不可  
战胜……

写到这，眼前又掠过好几  
张可爱的面孔。以后如果有  
机会，我会一一讲述我这帮小  
姐姐的故事。

她们都是四十多岁、五十  
出头。一致叫我“姐”，无疑很  
萌宠。但我“欣然接受”，并以  
她们的“姐”为自豪……

是的，我们不在同一城  
市，平日里没有密切交集；甚  
至，这些家伙也很少在朋友圈  
为我点赞发声。但我知道，同  
一个频道，同一个梦想。

就这样，在四维空间里，  
前前后后一起走着。一颗心  
连着一颗心。红的心，热的  
心。



## 夏日炎炎荔枝鲜

□郭晓兰

“六月  
南风荔子丹，皱红  
小碧满银盘。水晶细嚼  
甜于蜜，满口生香玉露溥。”  
暑色浓郁，一粒粒滚圆皱红  
的荔枝，携着南国的清露和枝  
叶，带着美丽多情的气场与甜  
蜜，裹着迢迢一路的清香与风  
尘，跋山涉水而来。

忙于生活，来去匆匆，进得  
超市，直奔于蔬菜台柜一角挑挑  
拣拣。偶有一日，从各色水果身  
边走过，泡沫箱里一抹猩红映入  
眼帘。呀！荔枝！新鲜的荔枝！  
当我欢喜地拿起装裹着的细小的  
枝条来抚弄这抹新鲜的时候，  
才恍然惊觉，暑假已经报  
到多日，一年一度的荔枝季早已  
来临，就像不经意间霸占夏日街  
市的西瓜一样。

对于荔枝的认知，始于纸  
上相遇的杜牧诗句：“长安  
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  
第开。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

枝来。”老师的解读是，唐玄宗为  
博佳人一笑，不顾山高水遥，飞  
骑传送，劳民伤财。诗歌体现的  
是帝妃们奢侈淫逸的生活，揭露  
了封建帝王的荒唐昏庸。而我彼  
时，专注神往的重点却是，荔枝到底  
是怎样一种贵气的水果？到底  
好吃到什么程度？和苹果相比咋  
样？和甜梨相差几分？该不会能  
甜过西瓜吧？呵呵。

待到与超市里的荔枝相见，  
却大失所望，壳和肉竟然都是棕  
褐色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诗人夸大其词了吧？直到年纪  
渐长才明白，最初看到的是荔枝  
干，真正山长水远奔赴而来的鲜  
荔枝，外是一团火，内是一捧  
雪。欧阳修说它是“绛纱囊里水  
晶丸”，黄庭坚说它是“红裳剥尽  
看香肌”。看看，黄山谷直接把  
它比作美人，极尽喜爱赞美之  
意。可别说，据说还真有一个品  
种取名为“妃子笑”，啧啧！单是  
想一想，就不由令人口舌生津，  
何况眼前静泊着这么一箱，手里

还拿着这么一枝？真是恨不得  
还没有称重扫码支付就赶快  
饕餮一番。

哪能呢！几十岁的人了。  
不过，买上一堆，回到家，把路人  
与热闹关在门外，打开空调，哪  
还用得着去管他人的眼睛和口  
水！剥开圆润而殷红的外壳，咬  
一口月亮一般颜色莹润的果肉，  
啧！弹性而又清凉，满口的爆汁  
感、清香感、幸福感，一直从齿  
间、唇间流淌到舌尖、心间，甜意  
汹涌，清意盎然，真是美到家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荔枝成  
了菜篮子里的常客。他提醒，荔  
枝不能吃太多，太多了上火。  
一边去，上火也乐意。哈哈，妥妥  
的一枚“荔枝控”了。

岂独是我。苏轼被贬到岭南，  
因了荔枝，还把满腹苦水流  
淌成了甜甜的赞歌，“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据  
说白石老人生前对荔枝也情有  
独钟，中国美术馆就藏有他的多  
幅荔枝图。对了，手边《笠翁对



韵》里的  
插图全是他  
的画作，其中一幅  
便是满满一篮荔枝。我  
想，在决定白石老人人生走向  
的40岁至47岁，他从老家先后  
六次出门，寻找属于自己的诗与  
远方。这“六出六归”中，就曾四  
次踏足南粤大地。“牡丹为花之  
王，荔枝为果之先”，“园果无双，  
予曾为天涯亭过客，故知此果之  
佳。”白石老人这样盛赞荔枝的  
独特魅力，自然不足为奇了。

“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  
生处是天涯”。幸好，时代进  
步，清平盛世，一架飞机一列  
高铁取代了一骑红尘一辆  
马车，天涯变咫尺，幸福零  
距离。我想，有了的甜意  
美意，炎炎夏日便又多  
了一份清朗与清  
凉。

